

找回年味儿

本报记者 尹晓宇



消失的土壤

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田青最近到安徽和江苏进行了调研，主题是城镇化过程中如何保护传统文化、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在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政协委员，他也曾提交了相似的提案。

传统文化包括传统节日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当农业社会产生巨变，从生活方式到生产方式都产生变化，而且农村的居民越来越少，越来越空巢化的时候，就无法担负起传承传统文化的重任，包括春节。许多过春节的形式在农村传承有困难，尤其是一些需要高度组织性的活动和形式就更不容易组织起来，年轻的人都到城里了；而另一方面，农民工大量进城成为新的市民以后，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一是和自己乡土文化的断裂，一是全面迅速地接受现在已有的城市的主流文化。

“山东的农民到了北京很少再唱吕剧、山东快书，他们看的是电视剧，唱的是流行歌。”田青说，过春节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不能让年轻人进城后就和千百年来农业文明创造的珍宝变得无关。

社会组织重构

城乡的二元结构让春节在时空上呈现出了二元性。

文化部民俗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认为，城市的春节实际上是从元旦到大年三十，团拜会、茶话会、

送温暖、拥军爱民等活动都是在这个时间内完成。在乡村，打工者以及在城市定居还有家乡概念的新城市居民，他们的祭祀仪式、走亲访友会比城市更丰富，但春节给年轻人的空间仍是有限的，不像传统春节给年轻人安排了充分的社交活动。

春节的神圣性不断弱化，有家庭活动没有社区活动；狂欢性逐渐消失，游戏、竞技性、参与性、互动性的活动越来越少。李松认为，年味的最主要要素的消减造成了社会对年味消失的感受。

从传统上来讲，春节的组织采用了国家、社会、家庭三方有机结合的这样一种形式，三方有明确的垂直分工，国家的职责是确立假日制度，把重大节日和庆典活动确定下来；社区和社会组织的职责主要是祭祀；而家



庭主要是以家庭和家族为主，以特有仪式来过年。现在是国家有假日制度，但缺乏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社区组织和家庭组织。山东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陈国忠认为，春节必然要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城市化这个阶段转移，山东省的贺年会便是以城市街区、城市社区和乡村为主要载体举办的系列活动，是在原有的城乡文化空间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城市文化空间和乡村文化空间。

重塑神圣感

春节年味淡了，变成了另外一个消费的假日。对于这种现象，李松建议，春节的神圣性，应该有国家文化建构，有国家对全体国民的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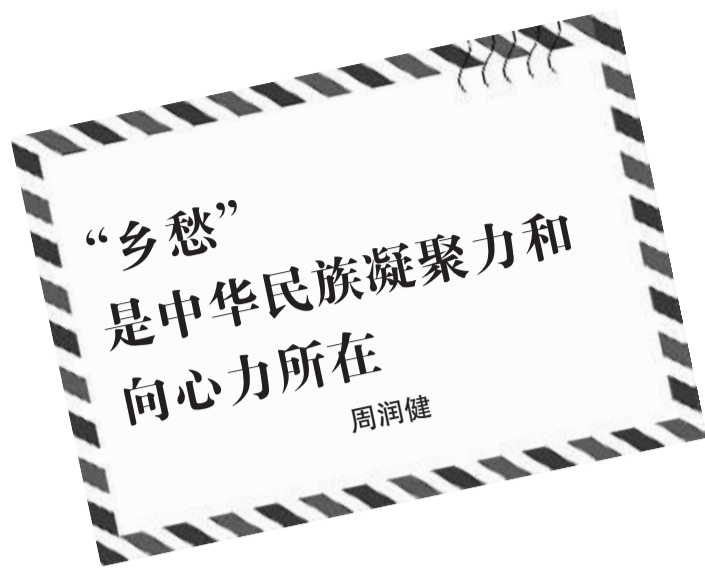
其实，不少地方也在进行一些尝试，重拾年味。

近几年，山东推出“好客山东贺年会活动”，把元旦、春节、元宵节串联起来，整理了一批濒临失传的民俗。一批本地域特色民俗、过年老传统通过整理在贺年会期间推出，如“孔府过大年活动”，邀请游客在孔府体验过年的各种传统习俗。“孔府过大年”共有人府仪式、内宅请安、兰堂试讲、写春联、贴门神、剪纸窗花、挂灯笼、放鞭炮、请祖、除夕家宴、包饺子、守岁、辞岁等26项体验项目。

除了孔府过大年，山东省还遴选了济南趵突泉新春花灯会、蒙山春节祈福会、青岛萝卜·糖球会、蓬莱阁“八仙祈福会”等47项民俗节庆活动进行再提升，打造了梁山好汉过大年、周村老街过大年、蓬莱阁渔村过大年等项目。

而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的年俗文化主要是集中展现在元宵节、盘子会和文化艺术节，从腊月二十三到第二年的正月二十五。盘子会主要是在正月十五举行，包括扭秧歌、唱戏等。

中央文史馆馆员舒乙提出了过春节的三个原则，首先强调春节是节日不是假日，假日没有社会取向，但节日必须有。第二个原则是祝福。小辈儿向长辈行礼，长辈向小辈儿祝福，家庭的和睦有序构成了社会稳定的基石。第三个原则是游戏不忘向善。耍龙灯、舞狮子，在传统的仪式里，有评定一户人家道德品行的意义，这从客观上也敦促着良好道德风气的形成。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闭幕后，“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在日前接受采访中，国务院参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认为，“乡愁”，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所在。他同时也表示，为了更好地保护传统村落，让人们寻得到“乡愁”，中国将为列入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建保护性数据库。

保护村落，留住的是中华民族的“乡愁”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冯骥才说，乡愁，是忧伤的，也是温暖的；是怀旧的，也是淡雅的。这个通常只在文学作品里出现的词，今天出现在政府的官方文件和规定中，让人眼前一亮。

“‘乡愁’出现在政府的施政蓝图中，体现了政府对人文的尊重，对文化的尊重，对人们精神情感生活的尊重。”冯骥才认为，“乡愁”不是简简单单诗意化的语言，它的内涵很深，它是中华民族情感的维系，更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所在。

冯骥才表示，中国是农耕大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的村落有这么多的文化内涵。那些具有重要历史与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无比珍贵和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文明接续不断的极为重要的传承载体。保护传统村落是延续城市历史文脉的重要方式。

“村落不是一个人的家园，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保护传统村落，留住的不是个人的‘乡愁’，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乡愁’。”

要记住“乡愁”，是因为我们“丢失”太多

冯骥才坦言，“乡愁”这个字眼之所以牵动着人们的心，引发国人的共鸣，就是因为这些年，很多有价值的传统村落消失不见了。

他介绍说，自2000年至2010年，我国自然村由363万个锐减至271万个，10年间减少了90多万个，平均每天消失80到100个，其中包含大量传统村落。“让人着急的是，消失的是什么样的村落，我们并不清楚。”

“传统村落的消失，不仅是灿烂多样的历史创造、文化景观、乡土建筑、农耕时代的物质见证遭到泯灭，大量从属于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随之灰飞烟灭。”冯骥才痛心地说，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了，都消失了，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乡愁”？

“我不反对城镇化，相反还很赞成，但要有度，不能一味地图快。应该有个文化层面的过渡，不能让农村人丢掉原有的文化财富，要关心他们的文化精神和情感世界。”冯骥才说。

为留住“乡愁”，将为传统村落建数据库

令人欣慰的是，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村落的保护应该成为城镇化的一部分，不能将两者分开，甚至对立起来。应该重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不能让中国人没有地方寻找“乡愁”，没有场所寄托“乡愁”。

2012年4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与认定，对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村落加以保护。

“初步的考虑是在全国选择3000至5000个传统村落，给予命名。目前已有1561个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这些传统村落被命名后，当地政府就要拨款专款对其进行保护。”冯骥才兴奋地说。

但他也表示，从长远角度考虑，这1000多个传统村落被命名后，还要确定村落的发展规划，同时要避免类似城市的“规划性破坏”；要考虑村落的历史形象、文化形态和独特性，融入农村的建设中去。

冯骥才透露，为了保护好这些传统村落，让人们更好地记住“乡愁”，中国将为列入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建保护性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将委托我来做。”准备请一批摄影家将这些列入国家名录的古村落拍下来，然后进行录音、录像、文字整理，做成数据库。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有依据。”冯骥才强调说，中国的传统村落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文献，没有文字的村落史，“数据库建成后，将弥补这个空白。”



神州

藏宝于民并非空谈

宣如

包括“商代青铜罍”、“宋官窑瓷式瓶”、“宋龙泉窑出戟尊”等在内的8件文物，被授予“中国民间国宝”称号。日前，由中国民间国宝专家评审委员会和中国西部发展促进会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民间国宝评审”在京揭晓结果。由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夏更起、吴镇烽、云希正、张广文等18名专家依据《中国民间国宝标准》，经过严格评审，最终确定了今年的“民间国宝”。

说起民间国宝，许多人会认为，如今的民间收藏市场问题多多，例如赝品盛行，造假成风、法规问题……有人甚至断言：“民间无国宝重器。”然而民间到底有没有国宝，还得用事实说话。

此次“民间国宝”评审获奖的“十八罗汉显神通”组雕，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方文桃的力作，耗时一年多完成。材质采用佛家奇珍七宝，融山水、人物、花鸟、书法艺术于一体，拓展了雕刻艺术的表现空间。人物造型以象牙雕琢，“十八罗汉”法号在翡翠上镶嵌于山石峭壁，作品基座及背景则采用阴沉木雕刻成山石林树、高天飞云。十八罗汉的形象沉静逼真、错落有致地融入生动的自然流云山石中，给观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中国民间国宝评选已经举办了四届，评审出的不少国宝级的重器均出现在民间，证明了“藏宝于民”的事实并非空谈。“民间国宝”既是“国宝”，又具有源于民间、为民众所关注的特点。基于此，在注重文物价值、经济价值的同时，还考虑了符合中华民族传统欣赏习惯，为群众喜闻乐见等因素。业内人士认为，此次入选的“民间国宝”展示了现阶段民间的藏宝水平。



商代青铜罍



贵州蜡染

日前，由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国家图书馆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共同主办的“丝绸的记忆——中国蚕丝织绣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特展”在国家图书馆开展。300余件丝绸、文献等实物展品，分为“认识蚕丝”、“丝绸的历史”、“非遗里的丝绸”、“丝绸之路”和“丝绸精品及文献展示”五个部分，详细介绍了中国蚕丝织绣技艺的起源、发展、各时期的艺术特色以及政治、经济等对其产生的影响。

丝绸是中国古代人民的伟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丝绸文化源远流长，是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在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与蚕丝织绣相关的项目有77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距今7000年前，中国已经有了纺织机具，开始利用蚕丝织布；距今5000年前，中国已经开始有蚕剥丝，能够织出细密的丝绸织物，再加以印染、刺绣等装饰，使之成为美丽的实用艺术品。千百年来，丝绸不仅丰富、美化着人们的生活，更与中国的礼仪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密切相关。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开辟，使丝绸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使者 and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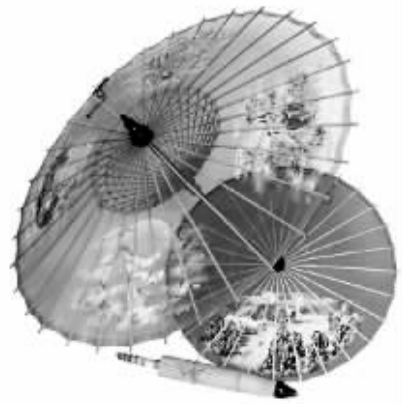
活动现场，苏绣、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西湖绸伞、湘绣、辑里湖丝手工制作技艺，新疆维吾尔族艾德莱斯绸织染技艺，贵州蜡染技艺等7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

非遗中的丝绸记忆

赖睿

传承人演示着这些传统技艺。通过展览与现场技艺演示相结合的形式，观众不难了解到一缕纱线、一片绸缎的织造过程，体验十余种丝绸的不同手感，聆听古琴丝弦发出的独特声音，阅读先人留下的珍贵文献，充分了解丝绸及其特有的文化内涵。

据悉，本次展览是继“年画中的记忆——国家图书馆馆藏年画精品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年画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作品展”、“大漆的记忆——中国大漆髹饰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作品展”之后，举办的第三届中国记忆系列展览。



西湖绸伞